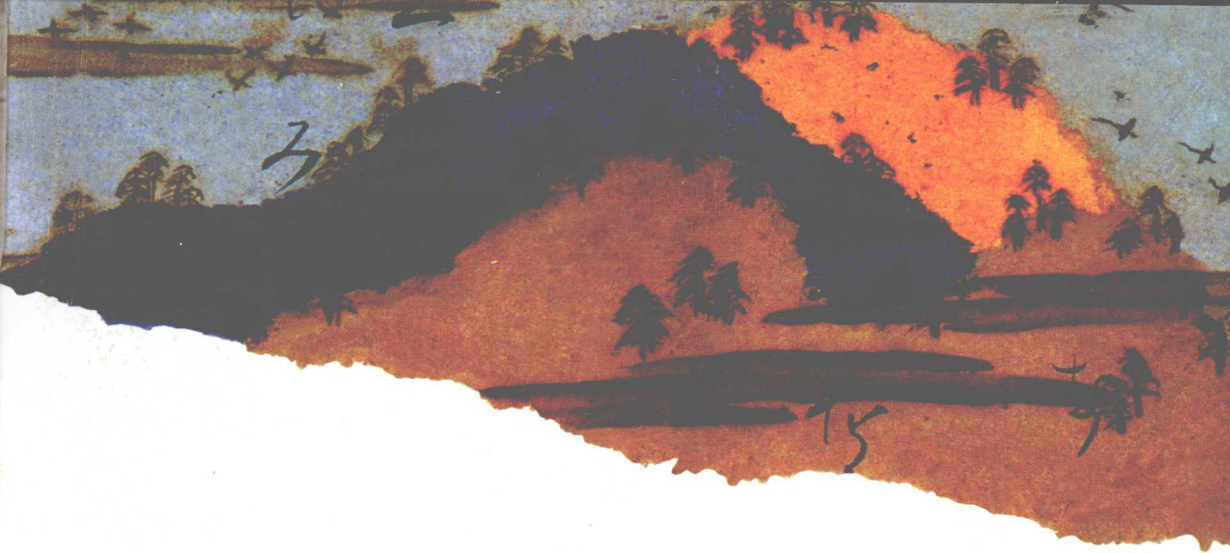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天地分上下 日月同今古 ⑦ 岳麓書社

中国数文化

① 既是始又是全，最简单又最复杂 ② 阴阳与对偶 说不尽的③……
 ④ 和八：分合与对称 和谐优美的⑤：五行——解释世界的系统图式 ⑥《易》之数如雪花飘飞无定向
 神秘的⑦ 何止七个谜？ ⑧——皇权、繁多、极限、重阳 ⑨——齐备完美，周而复始

吴慧颖◎著



中国数文化

吴慧颖◎著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数文化/吴慧颖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80761-916-1

I. ①中... II. ①吴... III. ①数字—文化—中国

IV. ①G1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0826 号

ZHONGGUO SHUWENHUA

中国数文化

作 者:吴慧颖

责任编辑:饶 毅

封面设计:谢 颖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淘宝网:http://ylbooks.taobao.com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28.75

字数:470 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978-7-80761-916-1/G · 1124

定价:35.00 元

承印: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目 录

前言：数——国人的第二语言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从一说到十

① 一最简单，又最复杂	4
② 一即是始，一也是全	6
③ 二、两、双、再与阴阳、对偶	10
④ 三才、三纲、数成于三与中国多三	15
⑤ 四和八：分合与对称	22
⑥ 和谐、优美的五与古人贵五	33
⑦ 五行：解释世界的系统图式	44
⑧ 六：《易》之数如雪花飘飞无定向	53
⑨ 神秘的七何止七个谜	56
⑩ 七：女性王国里的阳数	66
⑪ 七：书香、珍奇、三教	71
⑫ 九与夏禹、高寿、重阳	76
⑬ 九与皇权、繁多、极限	81
⑭ 十：齐备完美，周而复始	89

第二章 说不尽的“三”

① 与个位数配伍的全能冠军	9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② 应天合人的十二和二十四	100
③ 三十六·七十二·一百零八	105
④ 三百六十及其十倍、百倍	112
⑤ 从三十六行到三百六十行	116
⑥ 十八、十八变和九的倍数	118
⑦ 说三千 附八百	124
⑧ 连三连九之数	133
⑨ 三的倍数无处不在	137

第三章 中式装扮的表数系统

① 数字、数码的演变	145
② 首创十进位值制	148
③ 五进、杂进的早衰	152
④ 百千万之同，亿以上之感	155
⑤ 零的符号说来话长	161
⑥ 约数称说异，小数何处觅	169
⑦ 三分·半半·三七·十九	174
⑧ 干支表时序，序数少用“第”	179
⑨ 解题明数理，歌诀教算数	186
⑩ 数系：高度简明与几点灰暗	189

第四章 数——汉语宫殿的钢筋玉柱

① 称名道姓也用数	196
② 中国地名爱用数	205
③ 数量与汉字的结构因素	207

④	数字有构词造语的功能	211
⑤	四字格中五类结构美	221
⑥	数字、数码为六种辞格原料	227
⑦	数量在联用中见奇妙	238
⑧	数之隐语	245
⑨	数为谜料	255
⑩	数与酒令	262

第五章 数——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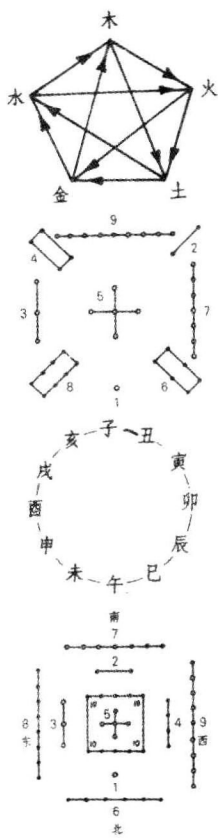
①	诗文众体多由数定型	268
②	回文诗词曲联	275
③	从一言诗到九言诗	285
④	诗林中的七级浮屠	293
⑤	五花八门的宝塔诗	298
⑥	一串基数增减——诗歌嵌十体	305
⑦	一串序数贯顶——诗中结构线	314
⑧	十数戴帽穿靴——歌谣助记法	321
⑨	诗歌出数字之奇兵而制胜	325
⑩	冬夏数九歌	331
⑪	数与对联结缘早、广、深	336
⑫	叠音诗曲叠字联	348

第六章 数——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的镜子

①	在“数、算、筹”初义的延长线上	354
②	数与天人合一论	361

③ 象数与《周易》	366
④ 七种计数的传统方位观	378
⑤ 言数旨远寓哲理	390
⑥ 刮目观奇数，切实求偶数	397
⑦ 乐天多吉数，等闲看忌数	404
⑧ 表多之法知多少	413
⑨ 表少之法何其少	420
⑩ 兼用七和八，常表多而杂	422
⑪ 凑数和压数	425
⑫ 节日日期之数深藏的审美信息	431
⑬ 分篇设章之数力求合道	436
后记	443

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天地分上下 日月同今古





第一章

从一说到十

从一到十，是太古祖先最早认识的十个最小的自然数，也是今日蒙童最初学认学写的数字，因为它们笔画少而又点横竖撇捺折钩都有。然而了解从一到十的数文化却没有这么容易。这十个数是先民最早粘贴到事物现象上的数量标签和文化标识，它们的寓意和象征往往复杂而深邃。跟着它们走，借古人之眼重睹古人所见的外界事物，并且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，就能发现今人某些看法和行为的来由，还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数文化的精华。

伴随“一”，启动想象力去尝试探知充满宇宙、化生万物、主宰一切的神秘的“道”；跟着“二”，追溯中国独特的阴阳哲学的源头，了解中国人为什么雅俗共赏文字的对偶美，热衷于联语的写作；追赶“三”，学习天地人世界三分法，办事讲求优化组合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有效条件去争取成功……

从一到十，内容的丰富可以出乎不少人的意外。“一”有二十多种语义和用法，参与构成近两千个语词和固定词组，我们掌握了多少？龙成为我们民族的图腾，还需要沿着与“九”有关的线索，把来龙去脉搞清楚。“七”留下十多个谜，等待我们去破译。

“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。”我们探索中国数文化之旅，就从这里起程。



一最简单，又最复杂

一是最小的自然数，《史记·律书》说“数始于一”。五洲四海，各国各族，整个地球上的全体居民，莫不如此。但是，汉语、汉字中的“一”，还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点——最简单而又最复杂。成语所言“具体而微”，俗话说的“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”，它们所表达的简单而复杂的对立的统一，在“一”的形音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。

说“一”在一切数字中最简单，除了“数始于一”以外，还指它的字音和字形；说“一”在一切数字中最复杂，是指它的字义亦即词义。

发“一”的音，只需两唇间张开一条缝，咬合的上下齿松开一点距离，一丝气流从颤动的声带经过喉头，穿越口腔，进入唇外的广大空间，便成了[i]——“一”的字音。它没有声母，韵母是个单韵母，并且是单韵母中开口度最小的。它的声调属阴平，没有任何高低升降的变化。论声、韵、调，它都是最简单的词之一。

绘“一”的形，只有从左到右平移的一横。发[i]音的字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了150多个，其中一笔的字，也是全部现代汉字中的一笔字，只有“一”、“乙”和“〇”三个。可是“乙”转了三次弯，“〇”是一个不大容易写好的圆圈，看起来比“一”复杂，写起来比“一”麻烦。所以“一”可说是字形最简单的数字，同时也是字形最简单的汉字。

综合音形两个条件来衡量，在现代汉语中，最简单的字词非“一”莫属。而且，放在世界一切语言文字范围中进行比较，一这个数字的音形表达，也以中国的“一”为最简单。

我国“一”的含义和用法，可谓丰富得很，复杂极了。它有多少义项？各表示哪些意思和用途？如果不认真准备，除了专治汉语词汇学、训诂学的专家，恐怕极少有人能答全，就连及格也不大容易。老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列举了“一”的8个义项，其中第6项又分两点，加起来是9项。上世纪80年代出的《汉语大字典》中，“一”有20个义项，其中第17项为副词，底下有9种

解释，合起来共 28 义。80 年代出的《汉语大词典》中，“一”这个词条下注出 24 个义项，其中第 18 项又有 6 小项，总计为 29 义。“一”的词义之纷繁，遥遥领先于汉语中所有的数词，就是放在各类词中进行比较，义项之多可与“一”相匹敌的，汉语中大概只有“打”了，后者的动词义、介词义、量词义总计 26 项。

切莫以为“一”的许多意义已经死去，它的大多数含义都是活着的，不少还是常用的。古奥生僻的不算，光现在说话、写文章能用得到的，以及读浅近古文能碰得着的，就至少有 19 种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。(1) 最小的整数：属基数词。(2) 由此引申为数量极少：如“一鳞半爪”、“一毛不拔”、“一无所知”。(3) 表第一：属序数词，如“五月一日”、“一不做二不休”。(4) 若干份中的一份：如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。(5) 相同，同一：如“众口一词”、“说法不一”。(6) 单一、独一：如“一家之言”、“一面之辞”。(7) 专一：如“一心一意”。(8) 也、又：如“马铃薯一名土豆”，这是从另一的意思转换来的。(9) 某一：如“一天，家中来了生客”。(10) 每一：如“一人发一本书”的第一个“一”字。(11) 统一：如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（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）。(12) 全、满：如“一身是胆”、“一如既往”。(13) 极、甚：如“一早”、“一清如水”、“一贫如洗”。(14) 一个方面：如“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”。(15) 竟然：如“为害之甚，一至于此”。(16) 表示动作、现象突然出现：如“枪声一响”、“眼前一黑”、“一哄而集”。(17) 表示情况与行为、行动与行动、动作与结果的紧相连接，相当于“刚”、“才”：如“天一亮便起床”、“我一上班就打电话”、“一学就会”。(18) 一经、一旦：如“一成不变”、“一蹶不振”。(19) 表示动作的稍微、短暂、试行：如“研究一下”、“闻一闻”、“学一学”、“歇一歇”。

“一”的各种解释，一般都与数量意义上的一有联系，是“一”的这个基本语义向各方面的引申和转移。

由“一”参加组成的词和各种固定词组，包括具有句子结构的谚语在内，多得无法统计。仅由“一”打头的词语一项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中所收的词条，就排印了 115 页之多，总共 1700 多条。如果加上“一”在中间和后尾的，含“一”的全部词语（语指熟语）有将近 2000 条。只说这 1700 多条由“一”打头的词语，恐怕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全，更不必说全部能解释和用过了。

“一”既有那么多义项，又参与组成那么多词语（上面还没有说到参与组成非固定词组），当然“一”在言语和书写活动中出场的机会便是多多的。据现代汉语常用字字频统计，使用频率最高的首推“的”字，其次就要算“一”字居“老子天下第二”了。“一”字用得那么频繁，当然主要不在于它表数，而在于它的罕见的多义性和特别强的构词性能。

字音字形最简单，语义语用极复杂，这种鲜明强烈的反差，统一在汉语汉字的“一”身上。中国这个“一”之简单与复杂，在人类语言文字的词林字海中双创纪录，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。

中国人（主要指汉族人，也包括使用汉语汉文的少数民族。本书中所有的“中国人”都用于这种含义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学算数还是学识字、写字，都从这个最简单的“一”学起。中国人走完漫长一生的路程，离开数的世界和汉语汉字世界的时候，仍然无法自豪地说一句“我完全、彻底了解这个‘一’”。“一”的一切，可以考倒、难倒一切单个的人！“一”以其简单易学迎接了“学之初”，让人在启蒙时感到欢欣；“一”以其复杂难详留不住“人之终”，让人在瞑目前仍觉愧怍。最简单与最复杂的矛盾，创造出最奇妙的中国的“一”，成为象征世界上不少事物易学难精这一认识论哲理的典型例证。



一即是始，一也是全

在“一”的诸多含义中，最值得注意的，是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宇宙观相通相连的东西，这有两点，即一是始，一是全。

（一）一即是始与道“一以贯之”

在古人看来，一不仅是基数和序数之始，而且是世界的本原，是一切之始。第欧根尼·拉尔修引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说：“万物的本原是一。从一产生出二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，一则是原因。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；从数产生出点；从点产生出线；从线产生出面；从面产生出体；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，产生出四种元素：水、火、

土、气。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，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、精神的、球形的世界……”（见商务印书馆出版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》上卷第20页）中国哲学与此相同的，是高度评价“一”在宇宙发生、发展中的始初地位；不同的是，毕达哥拉斯学派把一这个数看成抽象的本原，即不依附于任何事物的实体，而中国哲学则把一与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即认为一是道之数，道是一之指。《说文·一部》：“一，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在混沌未分的太古即“太始”时期，只有道这种东西，故云“道立于一”，然后一分为二，形成天地，天地再衍化出万物。

这种观点，最早是由老子提出来的，他说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认为道是单独无偶的“一”，“一”逐步产生万物，赋予万物以存在的灵魂：“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”，“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”。《淮南子》对此解释说：“一也者，万物之本也，无敌之道也”（《詮言》），“道者，一立而万物生矣，是故一之理，施四海，一之解，际天地”（《原道训》）。老子所说的道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，各派观点不一，对同一派的观点，今人的看法也聚讼纷纭，这里就不必细说了。

对于道和一同实而异名，《韩非子·说难》从它们在数量上相等加以解释：“道无双，故曰一。”《庄子·天地》则指出二者的存在状态相同：“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”成玄英疏：“一，应道也。”就是说，一或道是最原始状态下无形的、未分的、混沌一体的，笼罩、充塞和囊括宇宙一切的东西，或是无具体形态的抽象观念。

对于道和一的关系，也还有加以区分的两说。一说“道生一”是道使万物得到统一。另一说“道生一”是从道产生出一，道是静态的、无形的、不可数的，它运动起来就变成有形的、可数的一，如太极之类的东西。即道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，它是原初物质“一”以及万物的创造者。无论哪种解释，“一”都是最原始或紧接最原始之物。一即是始的思想，反映了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由单一到众多、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的认识。

既然一是数之始，并且还是世界万物之始，那么，一切事物中就有始祖“一”的基因，“一”的性质和成分，人们对客观事物、现象的认识，思想家的学说，就需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于其中，而不能是支离破碎甚至互相矛盾

的。所以从孔子开始，就强调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据他的弟子曾参的体会，孔学一以贯之的道是“忠恕”（见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承儒启法的荀子则从方法论上强调“一”：“以类行杂，以一行万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汉武帝至清末的漫长历史中，还强调儒学自古以来的道统，韩愈编造了一条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的道统相传线索，明清则以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释、发挥为儒学的正统。

今天不少人未必知道一即是始，一即是道，或一生于道，但却经常在说话、写作中采用从一即是始承继而来的一的意义和用法，这便是上节说过的一表示一经、一旦等，并形成了“一……就……”、“一……便……”、“一……即……”（一触即跳）、“一……则……”（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一登龙门，则声价百倍。”）的习用格式。

一即是始，二者语意相关，反映了中国人将数量观念和时间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看法。数量是事物的基本属性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，它们统一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。

（二）一也是全与“大一统”、“小而全”

在不少场合，“一”主要不表示或根本不表示一这个数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数量之很少，而表示或主要表示满、全、整个、完全、周遍。这一点往往被一些人所忽略。如“一脸的汗”，不能解作一张脸上的汗，只能说是满脸都是汗。又如“一夜没睡”，就是整夜没睡、通宵没睡。再如“奋斗了一生”的“一生”，说的是终生。这类例子多得很，像一身透湿、一头秀发、一腔热血、一冬没出门等，其中的“一”，都该作如是观。

一表示全，不但可作定语，还可作状语，用在动词、形容词前面。古文和成语中这类例子较多，“焕然一新”、“一反常态”、“一仍旧贯”、“一如既往”、“（曹参）举事无所变革，一遵萧何约束”（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）、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”（陆游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）等，其中的“一”，全是全、都、皆、均之意。

一即是全，不仅是词义上的相通，它与一即是始相结合，还意味着一种哲学世界观，即一元论。我国传统哲学对于世界的本原，无论认为是道是气，是理是心，全都主张彻底的一元论，没有出现过欧洲哲学史上的那种二元论。

一为什么可以表示全呢？我们从否定式的“一无”中，似乎看到了一点这种转化的契机。“一无所有”既是一点也没有，也是全部都没有、一切都没有，在这里，表少、表小之“一”，不是与表多、表范围广大之“全”，彼此沟通并趋同了么？“一无”既解“毫无”，又解“全无”，适用于一无所知、一无所得、一无所获、一无所闻、一无所见、一无是处、一无可取等全部“一无”打头的四字格中。

一表示全、满、皆，深层的原因，恐怕在于中国古人思维中的辩证法因素。他们不把少与多看成是绝对对立、凝固不变的，而是看到了少与多的联系、统一，认为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包含和转化。古人把任何一个事物，包括极细小的事物，都看做是一个包含杂多的整体，自成一体的系统，可以再分的小世界，甚至认为事物是无限可分的，所谓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”（见《庄子·天下》，惠施的命题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认为一中有多，一即是全，便容易导致追求“大一统”和“小而全”的思想。

一统即国家的统一，即一统天下，也可以借用来指事物各个部分整合后的统一体。“大一统”中的“大”原是动词，大一统即推崇、重视一统之意。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春王正月，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说的是据说孔子写鲁国史书《春秋》，开篇隐公元年特别交代这是周王朝正月，是为了推崇、维护东周的天下和权威。“大一统”的思想后来表现为主张维护和加强华夏与各周边民族的融合团结，保持和捍卫中华泱泱大国的领土完整，“大”变成形容词，指的是广大版图。这种思想对于反对分裂、抵抗外侮、实现和维系国家的统一，使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屹立于世界几千年之久，是做出了贡献的。

后来董仲舒把“大一统”的思想引入思想文化领域。他说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（旨）意不同，是以上亡（无）以持一统，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；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他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主张，显然是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政治需要，有助于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稳定，但对于思想的活跃和创新却起了压抑和扼杀的作用。

图书编纂方面，在“大一统”思想影响下，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著作。一类是“乃一方之全书”的地方志，包括自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来的全国性区域志以及明清几千种省志、府志、县志乃至乡志、镇志。另一类是分门别类地摘编有关材料的类书，如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《玉海》《渊鉴类函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。这些著作对于保存、整理、查检和利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与“大一统”互相映照的是“小而全”。“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”，成为小地方、小单位、单个人、小事物追求尽可能全面的范本和理由。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崇尚通才，多通才，所有的文官几乎都通经史诸子，同时又兼能诗文，多会琴棋书画，集政治、学术、文艺于一身，知识分子和行政长官没有分化，他们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以及它们内部的各门类也很少分工专攻，只是自然科学技术被视为末流，为社会地位较高者所不屑。连启蒙读物《幼学琼林》也分为天文、地舆、祖孙父子、饮食、宫室、释道鬼神、鸟兽、花木等三十三类，简直是一本儿童用小型百科全书。



二、两、双、再与阴阳、对偶

（一）二、两、双、再，各有所用

《说文》：“二，地之数也。从偶一。”二是最小的偶数，数值不过是两个一，但是表示这个数的词却有四个之多：二、两、双、再，而别的数一般却只有一个词。不过，这四个词却并不显得重复，它们在用法上因来历不同而有习惯性的分工，还有能否表示哲学与美学意义之别。

二兼有非数词的意义，如两样、有区别、不专一、不忠诚、副、次等。表示二数，很多情况下都用二：数数、读数只用二，不能说“一、两、三、四”；小数、分数、序数只用二，不能说零点两、三分之两、第两；在多位数中，百、十、个位用二，如二百二十二。

两在最初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，即匹耦、一对。如一双鞋一辆车（车有两